

云南人民出版社

陶东风

著

文体演变及其文化意味

文体学丛书
WENTIXUE CONGSHU

(滇) 新登字 01 号

责任编辑：谢学军 韩旭
封面设计：彭开天
版式设计：陆卫华

文体演变及其文化意味

陶东风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

云南新华印刷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 字数：19800

1994 年 5 月第 1 版 199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

ISBN 7-222-01553-1 / I · 398 定价：5.85 元

《文体学丛书》序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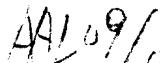


我没有受过正规的文艺学教育，说不清文体这个概念的科学内涵。但是这个概念使我觉得非常温暖。

我甚至长出了一口气：谢天谢地，现在终于可以研究文体了。现在终于有那么多学者专家研究这个题目，有出版社可以出这样的书了。

不论学富五车的老师是怎么说的，我觉得文体学研究的是文学作品的艺术形式问题；至少是偏重于艺术形式方面的问题。看一个作品的文体就好比是看一个人的胖瘦、高矮、线条、姿态、举止、风度、各部分的比例、以及眼神、表情、反映的灵敏度与速度等等。文体是个性的外化。文体是艺术魅力的冲击。文体是审美愉悦的最初的源泉。文体使文学成为文学。文体使文学与非文学得以区分。正像一个人的仪表对于人并非无关紧要一样，文体对于文学也是不能掉以轻心的。

归根结底，文学观念的变迁表现为文体的变迁。文学创作的探索表现为文体的革新。文学构思的怪异表现为文体的怪诞。文学思路的僵化表现为文体的千篇一律。文学个性的成熟表现为文体的成熟。文体是文学的最为直观的表现。我们无法不重视文体，正像我们无法不重视一个人的外表。仅仅从外表



判断一个人常常不可靠，但也常常可靠；而且，不论可靠还是不可靠，几乎没有人不这样做——人们无法抑制这种直观判断的诱惑，这本身就包含着审美的愉悦与思辨的超思辨的、经验的超经验的快乐。

但是长期以来我们不谈文学之所以是文学的道理。不知道是不是从日丹诺夫那里学来的，还是其他的主观客观条件的限制，在某些人的眼睛里，似乎是愈是不讲文体不讲形式不讲艺术就愈是强硬膨胀——自我感觉良好。我们争来争去，整来整去，喊来喊去，眼睛盯着的是文学的新闻性、学习材料性、工作材料性、论文性、思想汇报性……（文学并不是存活在象牙之塔之中的，它就是具备这些个“性”乃至还具备敲门砖性、自荐性、表态性、揭发性、档案性……）并为此做了不知多少文章，为此不知一时肯定一时否定一时肯定了又否定一时否定了又肯定多少作家作品，付出了不知多少代价。

我想，研究文体的人一定是爱文学的，老是拿着文学当汇报材料工作总结整顿方向的同志，最终是会因了文学作品之屡屡不合格而讨厌文学讨厌作家直到痛恨起作家来的。而如果他们也读读文体方面的书，能不能使事情变得好办一些呢？

作家需要知音。首先是文体方面的知音。一个读者评论者承认世界上有文体一说，已经让人感到温暖了；如果他注意到一个作家的作品文体的特点，那就简直叫人热泪盈眶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为了文体，作家为了他们迷恋的文体已经付出了本来不应该付出的代价。

所以，我赞美童庆炳教授、何镇邦副研究员主编的这一套丛书，并且希望通过这套书的出版，使我们的整个文学事业变得更加文学，更加亲切，更加祥和，更少乖戾瘴气。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的文学传统的文学大国。不管是对于文体还是对于文体学，中国都有自己的伟大贡献，自己的伟大精神。中国的文学，中国的文体学，必将得到健康蓬勃的发展，这是谁也挡不住的。

1992年11月

内 容 简 介

本书从语言学与文化学的角度探讨了文体与文化的关系，阐释文体演变的文化心理内涵。本书认为文体不仅是符号的编码方式，而且是文化的表征，文体的演变折射着人的生活方式及人对自身与世界的理解方式。在确立这一阐释立场与解读视角之后，本书对当代中国实验文学的文体特征作了描述与说明，深入挖掘其产生演变的文化机制，在同类著作中独辟蹊径，颇多创见。

文体学丛书目录

叙事学导论

罗 钢 著

语言乌托邦

——20世纪西方语言论
美学探究

王一川 著

文体与文体的创造

董庆炳 著

文体演变及其文化意味

陶东风 著

历史描述与逻辑演绎

——文学批评文体论

蒋原伦 潘凯雄 著

主 编: 童庆炳

副主编: 何振邦 杨仲禄

编 委: 王一川 王先需 何振邦

张 维 岁 钢 陶东风

黄卓越 杨仲禄 童庆炳

(以上按姓氏笔划排列)

目 录

导 言 历时文体学：对象与方法	(1)
一 文体与文体学	(1)
二 个体文体、时代文体、民族文体与 文类文体	(7)
三 审视文体演变的四种角度	(11)
四 文体变易的内在机制	(14)
五 文体演变的精神文化关联域	(19)

上 编

语言学视野中的文体演变

第一章 结构转化与文体演变	(28)
一 建构与解构：文体演变的存在方式	(29)
二 文体的延续与创化	(32)
第二章 文类演变的文体学透视	(41)
一 文体与文类	(42)
二 从逻辑文类学到历史文类学	(49)
三 文类演变与支配性规范的移位	(56)
四 文类交叉和渗透	(67)
五 文类发展的三个阶段	(80)

中 编

心理学视野中的文体演变

第三章 夹缝中求创新的艺术家

——论作家的文体意识	(89)
一 文体与作家的个性	(90)
二 文体意识与文体创造	(99)
第四章 喜新厌旧还是以旧拒新	
——论读者的文体期待	(110)
一 文体期待与阐释程式	(111)
二 文体期待的保守性及创造性作家的困境	(114)

下 编

文化学视野中的文体演变

第五章 文体演变的文化意味		(125)
一 语言·文体·文化	(126)	
二 文体演变的文化学透视	(132)	
三 来自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启示	(135)	
第六章 文体与文体演变：他律还是自律		
——对一种文体理论的历史回顾	(153)	
一 朴素的他律论（古代）	(154)	
二 实证的他律论（近代）	(158)	
三 现代的反动	(160)	

四 走向他律与自律的辩证统一论	(165)
-----------------	-------

第七章 暴露叙述行为

——中国当代先锋小说的文体策略

及其文化意味（之一）	(177)
一 元小说：关于叙述的叙述	(177)
二 先锋小说中的元小说技法	(180)
三 元小说文体的文化意味	(185)

第八章 叙述人的冷漠、自嘲与自得

——中国当代先锋小说的文体策略

及其文化意味（之二）	(194)
一 人格化叙述与非人格化叙述	(194)
二 对暴力的展示	(196)
三 对性的展示	(209)
四 挖苦祖宗的叙述人	(216)
五 价值世界的迷乱与劝谕功能的丧失	(223)

第九章 “我”的分身术

——中国当代先锋小说的文体策略

及其文化意味（之三）	(237)
一 关于叙述语态	(237)
二 叙述人的角色变化	(238)
三 “我”的无度与个性的碎片化	(245)

〔附录〕 文学史与语言学

一 文学史研究范式的历史性转变	(251)
二 对文学史的现象学还原	(255)
三 语言学方法的转换	(262)
四 从语言学到文体学	(272)

导言：历时文体学：对象与方法

一、文体与文体学

虽然文体 (style) 问题早在好论辩的古希腊哲人那儿已作为修辞学的对象得到了极大的关注，但文体学 (stylistics) 作为一门严格意义上的独立学科，却产生于二十世纪西方语言学突飞猛进的背景之下。^①随着语言学在人文科学中的地位日益显赫，文体学也继艺术哲学、艺术社会学和艺术心理学之后占据了文艺学的核心地带。文学研究者的兴趣已日益从“文学”这一空泛的概念转向更加实在的“文本” (text) 概念，而“文体”作为标示文本的组织特征的术语，也已越来越频繁地出现于诗

^①参见赵俊欣编著：《法语文体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8—9页。此书还指出：1908年塞偕哀《文体学与理论语言学》的出版标志现代文体学的问世。

学、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的研究实践中：①

什么是文体？文体就是文学作品的话语体式，是文本的结构方式。如果说，文本是一种特殊的符号结构，那么，文体就是符号的编码方式。“体式”一词在此意在突出这种结构和编码方式具有模型、范型的意味。因此，文体是一个揭示作品形式特征的概念。

对文体概念的这样的界定，得到了众多权威工具书的支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风格学”条指出：②

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和昆提利安都把风格看成是思维的恰当修饰。……J·斯威夫特谈及风格时有句名言：“恰当场合的恰当的词。”……据巴利的弟子们的观点，语言的风格起因于可供选择的多种表达形式中存在着选择的可能性。……萨丕尔在其《语言》（1921）一书精彩的结尾篇章中曾论及以形式为基础的文学和以内容为基础的文学，同时强调前者之不可转译性。……经验丰富的作家，凭借他惯于选择语言、词语和句法模式的能力，来表达他的个性或基本

①相比之下，“文体学”方法之运用于文学史的实践要少得多，但这一情况正在改变。L.斯皮哲（leo Spitzer）的《语言学和文学史》（Linguistics and Literary History）是将文体学方法运用于文学史的开山之作。

②西文“style”既可译为“文体”，也可译为“风格”，在我国后者更为流行，本书把这两者当成同义词使用。为了保持参考材料的原始面貌，本书引文中出现的“风格”一词均不作改动。此外，在艺术史领域，“风格”概念在语义上更贴恰，因而凡论及艺术史处，偶尔亦用“风格”，但其基本涵义均与“文体”相同。

观点。^①

据此，“风格”（即文体）是一种话语方式，即怎么说而不是说什么的问题，因而偏重于作品的形式层面。艾布拉姆斯编《文学批评术语辞典》（中译作《简明外国文学辞典》）则认为：“风格是散文或诗歌的语言表达方式，即一个说话者或作家如何表达他要说的话。分析作品或作家的风格特点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作品的词藻，即词语的运用；句子结构和句法，修辞语言的频率和种类，韵律的格式，语音成分和其它形式的特征以及修辞的目的和手段。”^②艾布拉姆斯明确地将文体视作表达方式，并列举了分析文体的 12 个角度，亦即文体的 12 个具体的显现层面。又卡顿（J·A·Cuddon）编《文学术语辞典》也持同样看法，该书指出：“文体是散文或诗歌中特殊的表达方式；一个特殊的作家谈论事物的方式。文体分析包括考察作家的词语选择，他的话语形式，他的手法（修辞的和其他方面的），以及他的段落的形式——实际上即他的语言和使用语言方式的所有可以觉察的方面。”^③此外，H·肖（H·Shaw）主编的《文学术语辞典》也将文体界定为“将思想纳入语词的方式（the manner of putting thoughts into words）”，也就是写作与谈话的一种特殊结构与表达模式，他还明确声明：文体是

①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卷三，第127页。

② 《简明外国文学辞典》，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风格”条。

③ J·卡顿《文学术语辞典》（A Dictionary of Literary Terms），纽约，1976，Style 条。

“涉及表达方式而不是所表达的思想的文学选择的特征。”^①

这些大体相似的对于“文体”的界定，都支持了本书对“文体”所持的基本看法：尽管文体的背后有非常复杂的原因，尽管我们可以从心理、文化、历史等角度谈论文体，但文体构成的基本层面和实存状态无疑是一种话语体式，作家为构造特定的文本结构而选择的一切语言手段都可划入文体的范畴。因而，文体学的对象首先就必须是直接作用于读者阅读经验的文本结构方式，而它的方法首先自然是语言学的。语言学是文体学的理论与方法基础，文体学是语言学的具体应用和分支形态，它“集中研究作品的语言形式。”^②正如韦勒克所言：“如果没有一般语言学的全面的基础训练，文体学的探讨就不可能取得成功。”^③实际上，语言学对文学研究的意义还不止表现在文体学上，可以说它给整个二十世纪的文学理论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

但我们还可以对文体学的对象与方法作进一步的划分。因为对上面所说的这样一种语言结构方式，既可从共时的角度作结构语言学的描述，也可从历时的角度作历史语言学的描述，前者旨在剖析文体的逻辑构成，而后者则重在把握文体的历史变易；前者可称为理论文体学，后者则属于历史文体学，或历时文体学，因为“历史”在此不指历史著作，而属一种历时方

^①H·肖：《文学术语辞典》(A Dictionary of Literary Terms)，纽约，1972，Style条。

^②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中译本，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89页。

^③古维·罗比语，见安·杰斐逊等《现代文学理论》，中译作《当代外国文学理论流派》，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32页。

法。①理论文体学对各种文本结构方式作静态的、横向的分析、比较、归纳，对各种不同的文体，包括不同作品的文体、不同作家的文体、不同文学类型——如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的文体作共时水平上的区分；而历时文体学则从动态的、纵向的角度描述历史上处于不同时间维度的文体结构的转化、兴替、变易，描述文体演变的各种现象并总结其规律。

由此，历时文体学将是文学史哲学的一个重要构成层面。因为历时文体学所描述与阐释的文体变易史，是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写文学史，可以有各种侧重、各种方法。传统的文学史从本质上说属于文学的题材史，也就是说，它所感兴趣的是文学所反映的对象的历史，而不是文学的反映方式的历史。因此，文体演变在传统的文学史学中不占主导地位，同时也没有获得自身的独立性。但从理论上说，题材史只有社会学的意义而没有美学的意义。比如，作家们从热衷于写伤痕到热衷于写改革只反映了社会心理与政治兴趣的转移，而没有反映文学趣味和形式规范的变化。文学的题材史只是文学所反映的思想史、社会史。它并非不重要，但并不是文学史，至少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文学史，与题材史相反，文体史的对象则是文学话语体式和文本结构方式的历史，并由文本结构方式的转换生成深入到审美心理结构和艺术精神结构的演化变易，揭示出艺术的感受——体验模式和艺术反映世界的方式的历史。显然，文体史最集中地体现了文学史的特殊性，没有文体史的建构，完整

①参见维克托·日尔蒙斯基：《诗学的任务》一文中对“理论诗学”与“历史诗学”的解说。此文载《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三联书店，1989年版。

意义上的文学史是不可想象的。贝森特的下述观点是颇富启发性的：“我的论点是：一首诗中的时代特征不应去诗人那儿去找，而应去诗的语言中去寻找。我相信，真正的诗歌史是语言的变化史，诗歌正是从这种不断变化的语言中产生的。”^①这倒并不是说到诗人以及社会文化背景、政治经济背景中去寻找时代特征本身有什么不对，而是说我们还应当或首先应当在诗的语言中寻找，因为正如沃思勒所说的：“一个时期的文学史通过对当时语言背景所做的分析至少可以象通过政治的、社会的和宗教的倾向或者国土环境、气候状况所做的分析一样获得同样多的结论。”^②

作为话语体式与结构方式，文体的变易表现为结构与结构之间以及结构内部的转换、兴替、交叉等关系，表现为解构——建构的双向动态过程，这是文体演变所采取的基本形式。这个形式可以通过历时结构主义（diachronical structuralism）的方法加以把握。所谓历时结构主义，就是对结构采取动态、历史的眼光，把共时的结构看作是历史发生的结果，在其共时关系中寻绎历史的足迹。同时，通过对不同时代的结构的比较，把握结构之间的各种历史联系（继承与转换、突变与渐变、交叉与渗透、量变与质变）。为此，一方面需要吸收结构主义学派的方法，先对诸文本结构作共时水平上的分析，这是建构动态的结构史的基础；同时还要超越结构主义，克服其把共时结构当成永恒、抽象、不变的普遍法则的反历史主义倾向（这种倾向在列·斯特劳斯、索绪尔以及N·弗莱等的研究中都有鲜

^①转引自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第189页。

^②转引自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第189页。